

楊桂禾目鼓詞



新編鼓詞
陶鈍著

東北書店丹江分店印行

鼓
詞

新編楊桂香鼓詞

陶
鈍
著

東北書店牡丹江分店印行

新編楊桂香鼓詞

目錄

第一回	許黑子催糧逼民命	歪嘴黃說媒害窮人		一
第二回	八路軍打跑頑固隊	張玉田說服楊桂香		七
第三回	求解放楊桂香離婚	追根源王縣長斷案		一五
第四回	學紡線姑娘忙生產	賽秧歌醫院贈錦標		二六
第五回	陳德志決意求婚配	楊桂香偷眼相夫婿		三三
第六回	比賽學習桂香挑戰	進行爆炸德志立功		四〇
第七回	忙作嫁衣夢想享樂	反省忘本立志整風		四七
第八回	未婚妻登門勸夫婿	小英雄當面提條件		五六
第九回	新式結婚秧歌伴送	有情眷屬良夜深談		六五
第十回	陳德志辭家入伍	楊桂香送郎參軍		七二

第一回 許黑子催糧逼民命 歪嘴黃說媒害窮人

鼓板鑿鑿震四方，十字街頭打麥場；

不管古來興亡事，且說民間一女娘。

幾句歪詩念罷，引出了一個故事。這故事就出在山東省莒縣南部——後來劃爲莒南縣。這地方正當山東江蘇的交界，自來是地薄民窮，再加上惡霸地主的剝削，鬧得老百姓吃的是草根樹皮，穿的是破衣襤褸。自從鬼子佔了莒縣城，頑固縣長許樹聲，別號叫許黑子，搬到鄉下來更是無惡不作。和鬼子暗中勾結，向老百姓要糧要草，苛捐雜稅，名目繁多。一時拿不上就捉到官裡去。這樣才逼出楊桂香被賣的故事來。列位若問楊桂香家住何方？父親是什麼名？母親是什麼氏？家道如何？出身怎樣？咱就追本求源，詳細的講來：

說的是莒南有個楊家店，楊家店有個姑娘楊桂香。

她爹爹大名就叫楊正義，她母親娘家不遠本姓王。

老兩口膝下無兒偏愛女，楊桂香獨女一個不成雙。

她家裡本是一家窮佃戶，每年秋糧食送到大店莊。

好年景也還不會忍了餓，壞年頭肚裡空著兩條腸。

這一年桂香不過十六歲，楊正義拖下了兩斗頑固糧。

頑固隊一天來催兩三遍，楊老爹逼的沒法要懸梁。

老兩口正在愁的無極奈，來了個媒婆名叫歪嘴黃。

歪嘴黃左手拿着一個破蒲扇，右手裡煙袋荷包亂唧唧。

你看她扭呀扭呀的落了坐，一開口先問短來後問長。

楊大娘見了鄰舍就訴苦，只見他未曾開口淚汪汪。眼看着拿不上錢糧罪不小，可憐俺一家老少要遭殃。

歪嘴黃聞聽此言蹙拉嘴，叫了聲楊家嫂子聽端詳：

明擺着現成法子你不想，恁偏要東取西借亂嚷嚷。

楊大娘聽說有了好辦法，上前來一片誠心請教忙。

叫妮子快裝煙來快倒水，灶底下半邊破壺忙端上。

歪嘴黃疊起指頭說了話，這一來苦了姑娘楊桂香。

且說歪嘴黃聽了楊大娘一場訴苦，不但不覺得可憐，反而裂開大嘴，露出了黃牙，格格的笑起來，口裡言道：「你家現放着寶貝，不想出脫，還要東取西借誰相信你。」把一個楊大娘弄得摸不着頭腦，只好上前請教，這媒婆不慌不忙，伸着脖子喝了一碗茶，猛猛的吸了兩口煙，指手劃腳說出一個辦法來了。

歪嘴黃嘴巴一歪把話講，楊大娘洗耳靜聽在一旁。

桂香女倚傍母親真孝順，自來是父母有憂兒心傷。

媒婆說屋頂漏了自己蓋，也就是自己有事自己忙。

你要想倚靠旁人不中用，要知道倚靠自己是正當。

你家裡現有寶貝搖錢樹，一家人禍福就在她身上。

歪嘴黃說罷此言使眼色，狐狸眼雙雙盯住楊桂香。

桂香女見事不好快溜走，進房門一頭倒在破板床。

壞媒婆這時說話不礙口，你看她長篇大論說的詳。

她言道離此不遠劉家寨，有一家富戶人家劉見堂。

他家裡七八十畝成糧地，大山上白茫茫的兩群羊。兩口子因爲無兒怕絕後，打算着紅媒大啓說二房。她言說采禮不拘多和少，一出口說了三百大光洋。你若肯把你女兒許給他，怕什麼官家要你十石糧。楊大娘聽罷媒婆一席話，開言道嫂子白說這一場。雖然說俺家窮到無極奈，下不了出賣女兒狠心腸。再者說孩子不過十六歲，怎末能生男育女當二娘。媒婆說年紀小點不要緊，這事情你若願意再商量。等待那桂香長到十八歲，咱叫他先下采禮後圓房。眼前是火燒眉毛事情急，要不然一家大小盡遭殃。楊大娘話不投機不答應，這時節惱了媒婆歪嘴黃。急忙忙拿起蒲扇找煙袋，說了聲麻煩麻煩走的慌。楊大娘留她拉也拉不住，也只好如醉如癡進草堂。

楊大娘看了媒婆已經走遠，自己無精打彩的回到家來。這時桂香姑娘在房裏什麼也聽明白了，倒在床上越發放聲的哭起來，桂香教母親這一拉更覺得撒嬌受屈，哭個不住。這時楊大娘想了想自己過了半輩子，不能成家立業，叫人家在小女兒身上打主意，覺得對不起女兒，也就紛紛落淚，母女兩個，不覺抱頭痛哭起來。

正在哭到傷心的時候，楊正義從外頭進來，看到這般光景，不知道家裡出了什麼變故，就把他們母女二人拉起來。楊大娘看見丈夫回來了，就收住了眼淚，桂香也忍住了傷心，只見她滿臉淚痕，兩眼紅腫，破衣襟已經濕了一大片，楊大爺看見着實心疼，就問道：「孩子你受了什麼委屈，快對爹爹說

說」。

楊桂香見了爹爹更心傷，擦不乾兩眼摻簌淚兩行。女兒家這般事情怎開口，也只好嚎啕大哭當話講。楊正義眼見此情也落淚，回頭來又問老妻楊大娘。楊大娘未曾開言咬牙恨，恨的是壞蛋媒婆歪嘴黃。最不該咱家爲難他得勢，她想著桂香給人當二房。咱兩口沒有兒子依靠女，到後來養老都在她身上。過幾年招上一門好女婿，也不枉人生在世活一場。

楊老爹聽罷此言心好惱，他雖是口裏不說暗思量。

楊正義聽了老妻說罷情由，心中也十分懊惱，想去找歪嘴黃罵他一頓。可是低頭一想，許黑子要的钱糧，三天的限日，已經過了兩天，求親告友，都說是自己照顧不過來，那能照顧人家，再過一天，縣裏就派隊伍來抓人。這待如何是好？他就把出去這一天，跑了幾十里路沒借到半文錢，一粒糧的話對她娘倆講了一遍，楊大娘也沒主意了。

楊正義求親告友走四方，沒借到半文錢財一粒糧。眼看著三天繳納到了限，免不得帶上枷鎖坐班房。他言道事情到了這地步，也只好硬著頭皮碰南牆。倘若是許黑子狗黨抓我去，你帶著桂香女兒去逃荒。有一天咱們活著會了面，免不了閤家團圓哭一場。倘若是一氣不接死去了，別讓我把骨頭丟路旁。楊老爹說到傷心落了淚，哭壞了母女二人在一旁。

常言道「家貧才能出孝子」，又道是國家大亂顯忠良。

楊桂香一旁擦了擦眼淚，叫了聲爹爹又叫了聲娘。

您二老養個女孩什麼用，怪不得珍重男兒賤女郎。

到如今爹爹眼看要遭難，咱不能束手待斃像綿羊。

倒不如把兒許給劉大戶，一定能換到他家三百洋。

二爹媽有了銀錢有了命，也免得一家老少都遭殃。

爲孩兒雖然掉進火坑去，也算是孝順父母這一場。

楊桂香說到傷心放聲哭，疼壞了白髮蒼蒼二高堂。

楊桂香說到傷心之處，放聲大哭。楊大娘把女兒攬在懷裡歎々的落淚。常言道有聲叫做哭，無聲叫做泣。這種無聲啜泣，更是從心窩裏流出來的血。楊大爺在旁把沖出眼眶子來的熱淚又咽回去。就說到：「事情已經到了這地步，我若被許黑子抓去，橫豎是一死，你母女二人，孤苦伶仃也難以活命。倒不如轉顧一時，日後再作打算。既然女兒爲了爹娘去跳火坑，那只好依了女兒的志願許給劉家，收點采禮，救這一時之急，和劉家講好女兒還小，兩年以後再娶過門。這種變亂的世道兩年之後誰還知道有誰，桂香的娘，你的意下如何？」楊大娘本來死也不會樂意，這時想到丈夫六十多歲去坐班房，生死難定，也只好點頭答應了。

楊大爺就去找歪嘴黃答應這門親事，那歪嘴媒婆是一個刁猾不過的人，一見楊老爹找上門來，就故意爲難，說是已經回絕了劉家。這時難以再去說，楊大爺明知他是弄鬼，別無辦法，只好答應她，收到三百元彩禮之時，拿出五拾元來給媒婆作謝禮。這歪嘴黃才裝腔作勢的應承了。

歪嘴黃劉家寨上走一趟，楊桂香黃花女兒做二房。

第二天三百元彩禮拿到手，先留下謝媒份子五拾洋。

楊老爹按住傷心收彩禮，拿去了二百多元繳錢糧。下餘的糴了斗糧食暫糊口，買了點頭上脚下給桂香。人家是女兒定親全家喜，楊桂香定親好比是出喪。她聽說男人今年四十歲，臉面上一半發黑一半黃。每一天燒酒要喝四五次，喝醉酒大街之上胡逛蕩。成天家罵了東鄰罵西舍，莊巷裡誰人見了誰骯髒。因此上起個混名劉二壞，有一些惡霸行爲傳四方。他到家一見老婆不順眼，霎時間拳打脚踢鬧一場。小婦人受盡折磨有了病，因此上男花女花沒指望。劉二壞藉口無兒要說小，正找到不走運的楊桂香。這一回桂香落在他的手，好比是猛虎抓住一隻羊。任憑那臨死綿羊吁吁叫，也難免老虎口裡遭禍殃。要知道桂香姑娘怎末樣，且聽我下回書裡講端詳。

第二回 八路軍打跑頑固隊 張玉田說服楊桂香

話說楊桂香和劉二壞定親的時候，原說是過二年再娶，等到傳啓以後，劉二壞就叫歪嘴黃來說，今年秋就要人，楊正義要媒婆回話說是：「有言在先，過了兩年再娶，爲什麼這回子就要呢？娶二房爲的是生男育女，孩子手還沒退，娶了去有什麼用！」媒人回話以後，劉二壞正喝的醉醺醺的，張口罵道：「這老窮種好不識抬舉，我見他家吃了早晨沒後晌，這才想把她娶過來，叫他家少一口人吃飯。這老狗不識好歹，還不答應。我這是花了錢買的，給我，我是要人；不給我，我也是要人！」他回過滿臉酒氣的頭來，對歪嘴黃說：「去對楊家的兩個老窮鬼說：『老子這回就要人。早晚給我送來，要不送來，老子爺看個好日子，打發花轎去抬。他姓楊的不給人，衙門裏走走！』」

忽然間一篇狠話天外傳，害的那楊家一門不團圓。

歪嘴黃丟下句話回頭走，急壞了楊家夫妻老殘年。

走上前一把拉住媒婆子，叫了聲嫂子可憐又可憐。

可憐俺一輩只有這個女，可憐俺一貧如洗沒有錢。

送闺女要有衣裳褥子被，少不了幾件首飾和耳環。

論家道雖然有個貧和富，愛兒女天下爺娘是一般。

央求你再對劉家親戚講，求求他再等一年和半年。

等待俺賣上家東二畝地，置辦點衣裳首飾和妝奩。

歪嘴黃被央不過應了口，答應着再去劉家說一番。

且不言劉楊二家婚姻事，再把那天下大事談一談。

歪嘴黃回來回去說了兩次，劉二壞還不肯答應晚娶，楊正義既不願把女兒送進火坑，又沒法抵擋劉

家的勢力。歪嘴黃說：「我說了一輩子媒也沒碰見你兩家這樣的麻煩，一個酒鬼，一個窮鬼，叫老娘跑來跑去，跑不出個屁來，老娘不管了，你愛怎麼着就怎麼着罷！」說罷揚長而去。這楊家一門正在爲難的當兒，忽然間救星來了。

一霎時萬南遍地起烽烟，咕嚕咕嚕機槍大砲聲相連。

這幾天四外風聲就怪緊，想不到驚天動地到眼前。

一夜間到處來了人和馬，好一似平地湧出了萬股泉。

你看那草黃軍裝灰子帶，黑黝黝大蓋子槍扛在肩。

一個個紅光滿面精神足，都不過二十上下正當年。

八路軍來了！

這才是霹靂一聲愁雲散，從此後紅日當空晴了天。

老百姓男男女女街頭站，你看他喜上眉梢笑開顏。

只見那許黑子狗黨到處跑，好一似漏網的兔子四路竄。

這時候若不起來齊造反，要等到那年那日把身翻。

有的是拿起烏槍和土砲，有的是扛鋤頭和鐵鍬。

吆喊聲大家動手殺殺殺，趕掉那王八烏龜狗漢奸。

從今後再不受這狗逆的氣，從今後不納雜稅和苛捐。

從此後一方人民得了救，再不要這班污吏和貪官。

八路軍來到以後，這一方的老百姓把壓在自己身上的大石頭一下子推翻了。許黑子的狐朋狗黨，死的死，逃的逃，剩下的幾條狗腿，再也不敢欺壓人民，伏伏貼貼的在大家面前認了罪，要改過自新。民主政府建立以來，實行減租減息，增加工資，和地主與霸講了理，要回了自己的血汗。老百姓選舉了自

己的官。組織了自己的團體，拾大糞的掌了村政。要過飯的人當了區長。老大娘也要學習。大姑娘起了秧歌。幾千年沒有的。言回有了。幾千年沒見過的光景。這回也見了。你看窮人翻身了！

這一方建立

劃了個新的縣份叫莒南。

第一次老百姓

選的是文武全才王東年。

王縣長鬼子來了

平日裡幫助人民把身翻。

他身上藍布短襖青揩包，有一双莊戶笨鞋脚下穿。

看樣子真像一個莊戶老，看不出他是一個知縣官。

他實行共產黨的好辦法，那就是減租減息加工錢。

大店莊鬪爭了地主莊閻王，窮佃戶平了鷹墳伸了冤。

老百姓腰板一直往上站，從此後不受欺服不犯難。

農民們組織起了農救會，婦女會紡線織布忙生產。

姑娘們組織起來要識字，青年們扛起槍來保家鄉。

查路條的工作誰來幹，就有那背着大刀兒童團。

老百姓不分男女組織起，他自己有了力量有了權。

莒南縣不上兩年變了樣，在山東根據地裡稱模範。

咱這裡按下一般且不表，咱再把桂香姑娘談一談。

且說楊家店的楊正義一家，被小惡霸劉二壞逼着要人，鬧的走頭無路，正好八路軍打跑了許黑子，建立了民主政權。劉二壞的靠山倒了，再不敢說：「不給人就衙門裡走走」。要娶過門的事暫時擱下了。這時節熱火朝天的實行了減租算賬。楊老爹種着大店地主這一畝地，算賬以後全成了自己的了。楊老爹兩口一想起共產黨八路軍來就打心裡感激。楊老爹入了農救會，楊大娘參加了婦救會。只有桂香還沒

參加團體，這時節才組織青年姑娘們識字。楊大爺和楊大娘心裡還有點二乎，老兩口商議道：「我們老頭子老媽媽家出頭露面也就罷了，閨女家也入識字班，會惹人笑話。桂香有了主了，爲了這事鬧的風聲不小，再加入團體，不成了人家講話的故事了嗎？」這時節女同志張玉田來了。

楊家店來了同志張玉田，這一方婦女工作要開端。

進莊來南北來回找莊長，找地方吃飯住宿把身安。

她說是地主家裡不方便，她不要好床好舖好房間。

好莊長聞聽此言拿主意，領着她到了桂香大門前。

她聽說這家是個窮佃戶，老兩口光有女兒沒有男。

張玉田聽說這話連稱好，進門來見了房主說根源。

她言道來到這莊做工作，也爲了來找大娘閑啦談。

問大娘你若不嫌太麻煩，咱就此放下行李住幾天。

楊大娘舉目抬頭忙觀看，她面前站着同志張玉田。

看年紀最大不過十八九，臉龐兒也不長來也不圓。

那真是雪白臉蛋黑頭髮，柳眉下一雙大眼溜之圓。

楊大娘越看越愛不自主，上前來拉着同志叫的甜。

你看看俺家那個丫頭，和同志天上地下不一般。

一行說指點女兒倒茶水，樂的個白頭媽媽笑開顏。

好同志既到咱家不見外，常言道一見如故是有緣。

張玉田就在楊家安排好，要組織青年婦女識字班。

從今後張玉田就住在桂香家裏，她和桂香同床睡覺，和楊家三口同桌吃飯，那楊正義老兩口拿着張

同志比自己的女兒還親。楊桂香早上來還生疏，對八路的女同志有點害怕，不過三天看了看張玉田和白己一樣是女孩兒，也就親熱熱熱，幾乎寸步不離。首先加入了識字班，幫着張同志各家宣傳。楊家店的識字班很快就擴大了三十多個人，楊桂香當了識字班班長，這個受苦的姑娘，知識一天多一天了。

天夜晚一輪明月照床前，她二人工作已畢閑啦談。

玉田說桂香已經十七，有沒有多情多義紅的好兒男。

楊桂香聽說此話紅了臉，叫了聲討厭的姐，張玉田。

這些話你且不要先問我，先問了你自個兒小心肝。

玉田說男婚女嫁尋常事，用不着扭扭捏捏瞎弄玄。

咱二人雖然都是小兒女，生活上各有道路不一般。

我十五背起包裹來抗戰，到今天抗戰事業還沒完。

我跟着主力部隊打游擊，走遍了山東全省半邊天。

往東邊我會到過東洋海，往西邊我爬過沂蒙二大山。

往北邊通過膠濟長鐵路，我也曾一夜行軍到魯南。

在軍中也唱歌來也演戲，到處裏對着群眾作宣傳。

這時節脫離部隊才不久，又下來幫助窮人把身翻。

我立志抗戰不勝我不嫁，那怕它再等十年二十年。

張玉田說罷一席衷腸話，楊桂香頻頻搖頭再開言。

桂香聽玉田說完了自己的身世，有點不以爲然。她說：「姐，你長年跟部隊打游擊，打到那一年

是個頭，做工作做到那一天是一站？你的爹娘親人又不在這裡，女兒家的事有誰作主？難道女孩子家自

已去找媒人，自己去找男人不成？」玉田聽她這一說，不禁嫣然一笑說道：「好妹妹，你且別急，聽我慢慢的講來。」

張玉田聽說這話好喜歡，叫了聲桂香妹妹，真可憐。

新世道已經改變這末久，你還是三間屋裏不見天。

說什麼三從四德那一套，說什麼父母之命媒妁言。

這都是壓迫婦女的牢籠計，害了咱女孩兒家幾千年。

這一回一筆血賸勾消了，不管那三綱五常那一篇。

現在有民主政府新法令，在其中婚姻辦法定的全。

頭一件男女平等有規定，從此後女子有了繼承權。

往常是只有男兒承家產，在今天女子絲毫不能偏。

第二件婚姻自由有定案，就和那父母兄弟不相干。

只要是男子十八女十七，都有權找個對象配姻緣。

再不許父母作主來包辦，也不和媒婆瞎子亂胡纏。

再不許買賣婚姻和強霸，仗着他王八腰裏有臭錢。

第三件一夫一妻是正當，再不許三妻四妾鬧着玩。

誰若是有妻再娶第二個，他犯了重婚之罪告當官。

楊桂香聽到這話心一動，不由得一團喜氣上心間。

楊桂香聽到玉田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大道理講了一遍，正打中了自己的心坎，覺得自己和劉三壞訂的親正是買賣婚姻。劉三壞娶二房，和今天的辦法不對，姑娘心裏不免有了希望，喜上眉梢。可是按下

心中事不說。又問道：「姐，你說自己找對象，你們是怎末找法，找個什麼樣的呢？訂親怎麼訂法呢？」這一問又引起玉田講出一套道理來了。

好一個精明強幹的張玉田，講道理心又靈活口又甜。

她開言又把妹之連聲叫，你聽我繼續前頭再發言。

共產黨一夫一妻好主意，且莫聽共產公妻反宣傳。

你看了男女同志雖親切，可不能嘻皮笑臉亂胡纏。

倘若是有人態度不正確，同志們批評起來可很嚴。

咱上級爲了這事講過話，他提出三個要點作軌範。

倘若是三個要點不違犯，就可以進行戀愛講姻緣。

第一點男女双方都抗戰，萬不能找個頑固或漢奸。

第二點革命工作不妨礙，且不要貪講戀愛不向前。

第三點男女双方都情願，萬不能依靠勢力和金錢。

倘若是三個條件都合適，兩個人進行戀愛不犯難。

要等到双方感情深似海，那就是男愛女來女戀男。

就可以對着上級打報告，就說是俺倆情願偕百年。

只要是負責同志來批准，這一樁婚姻大事手續完。

預備下簡單酒菜一兩桌，必須要好房找上兩三間。

既不用七姑八姨鬧吃喝，也不用婆娘送客一大篇。

既不用花轎啦叭來迎接，也不用賠上嫁衣和妝奩。

同志們請來幾位吃喜酒，接着是洞房花燭得團圓。

這就是新式婚姻新辦法，好妹妹你說周全不周全。

張玉田說完之後，楊桂香頻頻點頭，把自己的心事鉤上心來。也就不顧女兒的羞澀，紅着兩腮，顫聲叫道：「姐々，妹妹有段心事，願對姐々說出來，不知姐々可能幫助妹妹解決？」玉田道：「上級派我來到這一方工作，就是爲了幫窮娘們解決問題。妹妹有什麼心事，你儘管說，咱都是女孩子，誰還怕誰。」楊桂香聽說，就一五一十把自己的心事講出來了。這一講有分教「舊禮教頓成廢紙，小兒女敢上公堂」，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